

踩過小徑，漫山梔子開遍，香氣沾了滿懷。立於山門之前，女子放下提籃認真合掌拜了拜。沒有往常熟悉的檀香味、還帶著濕氣的風燥熱難耐，灰塵黏到她的頭髮上。

伽藍護著提籃裡的東西，朝迎上來矮小的灰色身影微微欠身。

「——您來了。」

玄慈回以鞠躬，還很年輕的臉寫滿疲倦。



〈キメラ〉



提籃內裝著落雁與熱茶。點心在玄慈拿來的小盤內散成小塊，明明就沒有必要了，卻還是前一天就淨手茹素，做好了供佛點心。

——本該是蟬鳴嘈雜的盛夏，外頭的聲音卻漸漸聽不見了，只餘下沏茶與些微的嘆息聲。僧堂內只有兩人捂著坐墊，糖的甜香與老舊建築物的淡淡霉味混合，伽藍抬起眼，年輕的僧人欲言又止。

「……小菊的遺體也找到了。」

「……我很遺憾。對不起，什麼忙都沒幫上……主持喪禮時也是，您一定很辛苦吧。但是我身為怪異，沒有什麼立場出現在那種場合。」

米粉與糖混合的餅在指尖拈碎了，她無意識的描著盤上素淨的圖樣，胸口一陣悶痛。

玄慈是全皋山寺唯一知曉伽藍身分的人，天生擁有異能而被送進寺廟修行受戒，正式以玄慈這個身分生活還未滿三年。她知道少年未來一定會成為了不起的得道高僧，但此刻他本該健康平滑的皮膚失去光彩、臉色也白得如紙門，顧不得禮節，很快地吃光食盒裡所有的點心，似乎是很餓又很疲倦的樣子。

「我應該帶飯菜過來的。」

「咕、不妨事！」

看他心急的撈起最後一塊落雁餅，她無奈的苦笑，等待玄慈嚥下熱茶與甜點，伽藍終究忍不住傾身向前。

「那麼——正覺上人和其他師父們還是沒有下落嗎？」

玄慈聞言先是露出苦悶的表情，愣了一愣後搖搖頭：

「我想應該凶多吉少。」

皋山寺位於深山，與伽藍的居住地有些距離，作為有名的古剎卻仍舊信眾繁多，多半來自更靠近寺院的鄰近山村。伽藍在商店街的生活安頓下來以後也經常前來參拜，這裡和自己曾經的住所相比更加沉穩寧靜，有一尊莊嚴的大佛和眾多和善的僧人。

伽藍時常上山，聽過幾次講道還發過言，上人一時欣喜，便要送伽藍唐獅子牡丹的繪卷。她沒有收下，但連不懂得畫的怪異也曉得那是幅色彩疏密有致、寫意萬分的傑作。正覺在出家以前，似乎曾拜哪位有名的畫匠為徒，他妙筆生花、意趣橫生，繪出的娉婷仕女步步生蓮……不知為何老者最終選擇了削髮為僧，捨棄了成為一代巨匠的路，但是寺內仍堆滿了畫。

他笑稱那是用來讓信眾與佛結緣的、不足稱道的小東西。

「……怎麼會。」

玄慈按按自己眼下的青黑：「我已經找過很多回了。」

這樣莊嚴、沉靜的古寺，自從數月前奇妙的傳聞傳開，前來參拜的人更是幾乎要踏平了山——擅畫的僧侶莫名獲得了不可思議的能力，所繪的花鳥草獸皆能成為活物，一時之間湧入大批觀客慕名而來。

人常對超出理解的事感到好奇，遑論紙面上的死物擁有生命之事？僅僅一月寺門就因不堪騷擾重重鎖上，正覺上人決心不再對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。伽藍自然也無從見到那些椿奇事。

待到伽藍再次提著供佛點心與鮮花踏進山門已又是月餘，卻沒有見到預料中的身影。連同正覺在內的數名僧人到了鄰近的山村去，一去不返——因為資歷最淺而留守皋山寺的玄慈是這麼說的。

「上人本來只替村民們畫些雞啊牛的。」

哪家的家畜死亡，有太多張嘴等著吃飯、求助無門，不願殺生卻秉持慈悲為懷的老者終於提起了筆，畫下一隻隻牲口。牠們從紙上浮現，化為活物，滿足了眾人的口腹。

這是庶民所能想到、這項能力最大的利用價值之一。

「——本來？」

「阿梅小姐的丈夫去年夏天病死了，這件事伽藍小姐是知道的吧。」

伽藍聞言，覺得有什麼麻癢的觸感啃上自己的指尖，她蜷起手指，木然的點點頭。

「她於是來懇求上人，『請您把我家那口子的相貌畫下來吧，拜託了，拜託了……』，最近沒有香客來，她就在正殿前獨自跪了很久很久，飯都不吃……最後……」

那個女人不斷懇求，終於多日勞累昏了過去。正覺上人最後還是遵照阿梅的口述，畫了她丈夫的模樣，復活過來的男人與妻子再次團聚、回家去過幸福快樂的生活——本應是這樣子的。

「回家去之後沒幾日，阿梅的丈夫便——先是兩名熟睡中的幼子、然後是妻子，從隔壁的鄰居開始……他揹著鋤頭和鐮刀，惡鬼一般殺了很多很多人。」

像是親眼見到血從眼前汨汨湧出、沾染土地，伽藍鎖緊了眼簾，表情痛苦，嘴上喊了一聲佛號，彷彿這樣就能減輕一些亡者的痛苦。

「不，或許他從彼岸回來的那一刻，就已經是入了鬼籍的存在了……上人說無論如何得阻止他才行，便組織大家進村去了。但是僥倖逃出來的村民們說，沒有看見他們的遺體。」

事件過後玄慈主持了一場法會。男人、正覺和僧人們都在山林中失去蹤影，他勉強地攜出尚還完整的遺體，誦經渡化了慘死刀下的死者。

「……我也一起去吧，我今天就是為此而來的。就算皋山寺的命運便是就此傾頹，但是那個惡鬼……」

玄慈默不作聲。他低頭看著日光在榻榻米上游動的光點，手握成拳，用力到了發白的地步。

「小師父，您怕死嗎？我呀，似乎不會死掉。但因為如此，我才越不能原諒輕易踐踏他人生命和生存價值的存在。沒有人是為了被掠奪而活著，所以毫無所謂的掠奪別人，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話，會很讓人氣憤不是嗎？」

恐懼死亡、在有限的時間內努力延續自己的生命與留下存在過的證明，就算終究徒勞無功，仍舊是很美好的事，但惡鬼輕易的僭越了那條界線。

自我的狍犬皺緊眉，無端的憤怒卻得不到回覆。直到遠處參道的彼端傳來隱隱的雜音，玄慈終於抬起頭來。

「客人？在這個時候？」

「……我去去就來。」

灰色的身影步出僧堂，轉瞬就消失蹤影。此刻，寺內寺外仍舊聽不到任何聲音。

方才那隱隱的鈴鐺聲又是從哪裡傳進來的？

「打擾了——」

奇異的、不同於檀木與生花的氣味竄進鼻腔，伽藍被嚇得縮緊肩膀。回首望向僧堂的正門，有人逆著光迎面走來。純黑的作務衣很是醒目，但他的臉孔伽藍卻怎麼也瞧不清楚，總之是不會給人留下太深印象的面孔，無所謂好看與否。

「……您是、」

「小小的一介雕刻工匠罷了。」

語畢那人露出白得不可思議的齒牙，露出像是笑的表情。
「玄慈師父說『吃得太多，肚子有些疼』。」

他自動的在原先玄慈的位置上落座，與伽藍正對。不知為何他的一切都模糊曖昧，無法清晰的留在腦中。沒有茶點了，那人看向腳邊空空如也的食盒，卻不是很在意的樣子。

這個男人在這種時候來到皋山寺，究竟為了什麼？

「您喜歡雕像嗎？」
雕刻匠自然不過的開口說話，始終保持露出那幾顆牙，不多不少。

雕像？

「數月前我接到皋山寺的委託，內容是雕一尊木製雕像，今天正是前來送交作品的，但是……如今為什麼好似一個人都沒有呢？上人和其他師父到哪裡去了？參拜的人們呢？」

「山裡出現了惡鬼，以殺人為樂的惡鬼。您沒有聽說嗎？很多人都因此喪命了，上人恐怕也……您還是快逃吧，酬勞恐怕是收不到了，但還是生命比較重要不是嗎？」

「惡鬼？」

男人露出純然疑惑的表情，對這個詞彙十分無法理解的模樣，不斷咀嚼伽藍所說的有幾分真假，隨後緩慢展開笑容。那是假得反而帶上幾分真實的表情，是虛假的恍然大悟中揉雜了真正的快樂。

「先是作物，然後是家畜，最後是人，然後那個人似是地獄歸來的鬼一般，奪走所有人的性命……是這樣沒錯吧？」

「伽藍小姐啊。想著要取代某個早已不在的存在而生的造物，妳認為會引來的是什麼？只是希望作物或家畜變多的話那很簡單，但若是呼喚一度死去的人再次回到現世的話——順著三徒川回來的，真是那個人嗎？」

他的語氣聽起來像是在說非常有趣的事，拍著手哈哈大笑。

「地獄裡的亡魂成千上萬的多，永遠都清不空。儘管如此還是不惜賭上小命與披著人皮的妖物共枕而眠，該說是勇敢還是魯莽？昔日的情郎變成殺人鬼狠狠掐緊自己的脖子，那滋味一定很美妙吧，啪嚓一聲骨頭就斷了喔！人的生命就像渣滓一樣不是嗎？所以我向那個老頭說了啊，我給你的小小禮物，千萬別用來畫曾經活著的人，否則會發生有趣的事情……終究還是畫了，哈哈——」

言之於此伽藍終於看清他的表情，有誰拿雕刻用的鑿子砸破了虛幻的殼，純粹的惡意流出來，腥臭沾了滿手。她眼中的光開始閃爍，分不清是憤怒還是害怕，遂咬緊了後

槽牙、手捏成拳頭。他正在踐踏愛情踐踏生命踐踏她所能理解的一切。最初的始作俑者，便是眼前的男人。

他是人類嗎？是怪異嗎？還是某種她所不能理解的存在？

「你做了什麼？」

「我只是送給他一點禮物。所謂的惡鬼，都是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。」

「……那麼，」

伽藍挪動身子向後退縮。

「為什麼你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「名字？啊、名字。那個愚蠢卻不失可愛的詞彙。伽藍。我知道的並不只是名字，還有妳的全部。妳的一切，我全部都知道。」

他只是揚手輕輕在額上一拍一點，清秀的少年面孔便顯露出來。

「伽藍小姐——」

方才才分別的少年擺著疲倦的臉，玄慈正用蒼白的嘴呼喚她的名字。站起身時桌上的一切器物都被震得翻覆卻管不了那麼多，連鞋都沒有穿奔出僧堂，伽藍感覺自己的左胸疼得幾乎糾結在一起。

「玄慈師父！小師父！」

「那個人很麻煩所以吃掉了。因為他很吵所以吃掉了。他看得見我的真實面目，讓我非常不高興，所以我把他吃掉了。」

玄慈如影隨形，用正處變聲期的粗啞嗓子說話，笑容明艷。

「吃過一次人以後，就會為那難以下嚥卻深奧的滋味著迷。伽藍、伽藍，妳也吃如何？得道高僧的腦髓，讓給妳也可以噢？」

「……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玄慈。我是帝都角落一介無名的雕刻匠。我是得道高僧，法號正覺。」

不是。並不是。全都不是答案。伽藍露出犬牙，過剩的恐懼與憤怒在體內流竄，卻沒有宣洩的出口。

她的聲音發著抖：「你是誰？」

遠山有鳥鳴劃破空氣，一直沉靜著的皋山寺突然為之震顫。那人獨自從喉中擠出嗤笑，眉眼的弧也隨之張揚。軀幹臉孔與四肢如熠熠的焰火光，扭曲舞動折射，蒸騰出的水氣是飄渺的幻影。

「——你到底是誰？」

對方沒有回答。取而代之的帶著甜膩氣味的風迷了眼睛。視線再度回復清明的下一瞬，眼前蒼白而不吉的臉龐泛起了應該是「笑」的表情。吸飽陽光的奶金色髮絲、晴空般的圓眼，挺直的鼻梁與弧度彎得美麗的櫻色唇瓣，她用涼薄的嗓音道：

「我就是妳。」

別開玩笑了。
別開玩笑。

伽藍睜圓眼睛，眼前與自己如出一轍的少女是她甫降生於世時，隱蔽而不為人知的，極為詭異的姿態。頸部以蓮花型項圈鎖緊、長髮與過於尖銳的齒牙，全身散發血的腥氣，笑時眼底閃著森冷的光。

「妳是怪物。是被組合而成、沾染人與怪異的血的怪物，不是寺院的神像，是我一手做出來的——」

被低得嚇人的體溫環住，讓她幾近窒息。少女甜得膩人的嗓音在耳邊囁嚅：

「妳是我一手做出來的怪物、可愛的作品。為什麼只花了那麼短的時間就能擁有人形，妳不覺得奇怪嗎？因為伽藍體內有我的血，一切一切，都是我一刀一刀鑿出來的，現在這個害怕與憤怒的表情也是……」

閉嘴。
閉上你骯髒的嘴。
不要用我的樣子說出噁心的話！

犬齒咬穿了纖細的頸子，和伽藍相仿的少女遂笑得恍惚，一瞬間失去了所有血色。被推出冰冷的懷中，眼前的人又回復了毫無顏色、曖昧而虛假的偽裝。

「妳並不相信我。」
「閉上你的嘴——」
「妳還有很多時間能慢慢地相信我，伽藍。」
不會有的、不會有的，一切都不會有結論，她不需要任何答案。

望見她的眼神，他第一次真心誠意的笑出聲來。再次眨眼時手中已經多了什麼——那是正覺上人的毛筆。

「妳所擔心的所有隱憂都已經消失了。惡鬼、屍體、破敗的村子還有這座寺廟，所有人只會像做了一場虛實不分的夢，最後遺忘這些事情。」

被狠狠踐踏的人，幾度掙扎而死，最終開不出任何花朵。眼前的人只是幻影，然而他的一切都讓伽藍為之顫抖，擦過臉頰的手毫無溫度。

首為猿、胴體為狸、虎足蛇尾。
她的視線被砸出裂縫。

「——之後再見，我親愛的女兒。」

「讓一切變得更可笑更有趣吧！」



「——伽藍小姐？」

相約好參拜結束後要吃牛肉火鍋。見身後的人速度明顯落後一截，多聞便出聲提醒。

「……嗯？」

「妳應該也很餓了吧。店就在前面，快走吧。」

伽藍煞是愣了一愣才緩慢點點頭。青年凝視了女子幾秒才邁開腿，慢吞吞地跟在後頭，她的腳步還有些虛浮。正想叫前頭的人慢一點，四十八願多聞便停下腳步回過頭來，伽藍險些撞到他的肩膀。

「——唔！」

身體動彈不得，被什麼給緊緊箍住。意識到時已經被多聞收進溫暖得有些燙的懷中，她眨了眨眼。

「我只是單純很想抱一抱伽藍小姐而已，如果嚇到妳了抱歉吶。」

籠罩在藤灰的視線中，呼吸逐漸變得凝滯。伽藍咬了咬下唇。
這個高度，低頭正好可以靠到他的肩膀。

「多聞君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擁抱，原來是這麼讓人悲傷的事情嗎？

試圖忍耐卻始終壓抑不住，她的眼淚滿溢而出，同時，後背傳來了極為溫柔的撫摸。

——那是伽藍第一次在人前、如同初生嬰兒一般嚎啕大哭。